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卣　選輯
　　　　　　　　董雲申士開參閱

王司馬奏疏

疏　　　　　　　　　　　　王象乾

備陳撫欵事宜疏　撫欵事宜

題爲備陳撫虜之因酌討欵虜之費深言用虜之策以息羣議以決戰守機宜事准經略遼東兵部尚書

王在晉會稿頃接邸報兵部爲會議事奉　聖旨西虜既爲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宜、既會議明白著于額内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續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悞事機欽此欽遵西虜之當撫賞　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應用餘俟續發　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戎宜付之忘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究必謂邊臣之愚而孟浪也必謂邊臣之貪而寡益也撫夷不如養士然賞不如內備將臣與戎亦具有心豈遽出

諸臣下不知言撫言賞必不可忘戰守也即言戰言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試執途之人而問之曰虜不好財而好義乎必曰不然再執三尺童子而問之曰虜眞可親而可託乎亦必曰不然然則款虜奚爲益

數語洞然

奴强虜衆强與衆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奴在兩河虜在九邊兩河與九邊同時爲寇則危當廣寧之旣陷也寧遠以東爲東虜寧遠以西爲西虜中道隔絶即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得即欲出關門一步不可得于時罕孛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爲輸

心。可乎不可乎。打喇明暗王燒餅等皆明明作賊。今化作賊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講虜講賞。不得便思搶關。今化搶關而爲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守關也。大敵至戕不能保其不奔。然虜中之消息。奴地之情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坐門夷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月給布米者。坐門遺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爲偵探。借偵探爲羈縻。若竟恃夷人爲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邊臣豈若斯之孟浪哉。當紛紛擾擾之際。索舊補新。

爭多嫌少兩月囂然知非通官所能決戕等盛陳兵衛以恫其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辯信義既申恩威並洽於是鑽刀說誓事克成矣又慮通官之抱狀下情之孀戚戕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闕弓之桀驁轉為望闕叩頭之恭敬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衆三十萬困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薊遼宣鎮之虜同詞效順不露爪張牙而俛首搖尾昔為我讐今為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惟 祖宗

之福德貽於奕世。皇上之恩威播於遐方。是以荒徼率賓。蠢蠢嚮化。非職等所敢叨天工於萬一者。中外聞之。以爲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職行撫夷同知李增計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喫食段疋等項。僅賞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耳。職不敢濫費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盈廷之過計哉。至於歹青拱兔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通。則直闖門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

容邏寧前可以前茶黠奴下吞餌以釣歹青歹青幾
（此時強部抄化及沉擻耳）
吞其餌戎不憂虎酋之不欵而憂歹青之中梗初因
緩太以通歹青繼欲因歹青以通宰賽歹青通則宰
賽拱兎抽扣青歹青炒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
死之憨來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歹青來矣顧
受欵矣虜情難測其操陰陽之術爲向背所不敢知
然猶勝於操戈以相角也虞不假道虢終不可伐奴
來而我兵當其前歹青諸部乘其後奴能無懼乎歹
青等爲寧前受賞之虜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

意爲增減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寧之巻宗雖失而虜中之票或有存者王牧民之單即不可據不有同知萬有孚可質乎督臣與我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瞞衆耳掩衆口者惟是廣寧前之賞十倍於朵顏諸部之賞（朵顏諸部賞於薊鎮薄而頗沛）我等是以亟亟然請命於 皇上耳若夫哈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其來也非我等要之而使來也彼蓋爲討逆而來者也非我等藉之以爲援也彼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酋侵我疆土以受之于羈夷敢侮嫚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

之者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來。而我可謂利之重於義乎。向有先至之聲。未必有果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絀。不得不獎賞鼓舞以示勸於四裔。盍聽其自來自止。王用三驅。邑人不誡而已。戰營𤈇審戰守之機。默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神京終屬可虞。廣寧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寧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戰無策矣。守土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旣

竭而復竭之竆之竭之以復廣寧一片土而此土不能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爲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寧可襲也遼陽可圖也即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也此用虜之深心也不然而欵自爲欵守自爲守此兩字原並行不悖戢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也所淵默而籌者皆借欵以爲戰守之謀也昔唐臣陸贄有言夷狄强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

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然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强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訌視吐蕃何如贊為唐之名臣而卑辭隆禮啗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贊而處今之世也豈不能為贊解嘲矣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爲且然而未必之詞而舉朝多詞爲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寧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寧而勿失戒固甘心任之聖明亦未必嚴訶拒之而今其可與乎今日之事守

無常形而欵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爲未備每
事惜費而人或以爲妄費恭漢唐之强豈無死士而
死士不能以收功遼陽十八萬廣寧十四萬詎眞木
石其人歟强虜猙獰誰能必勝閉門單弱誰能永保
邊情一有差池則以爲欵誤之也嗟嗟此邊臣所以
難於任事也哉亦恃有　皇上之英明獨操乾斷不
惑於兩字之言爲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哉具疏將
畢接得寧前海運通判吳士科報稱五月二十七日
晩望見北岸中右所地方清凉寺舉火差舍人楊守

祖并船戶李成才等駕船至彼探看救囘難民楊成明等三名成明係錦州錦安堡人成明供稱聞得廣寧城內酋奴有兩個兒子帶領達子一萬守城四月內有土木憨西達子一二萬從海陽進境搶擄各屯堡人畜去訖後又趕牛車復從廣寧白土場進境至杜家屯搬運糧米住宿三四日東虜聞知帶領達子與西虜對敵所射死西虜四五千活捉三四千餘者從原路出境有三岔河先搭浮橋後用聯行走奴酋搬移新城內居住有土木憨西虜往東北占住金台

白石羊骨舊寨、又聞奴酋調各處達子赴鎮江口及金州海蓋各海口防守等因又據哨探遊擊左輔於六月二十七日會同參將周守廉摘差通夷靳達子等哨至筆架山城探聽僻亂民人內有前屯衛軍金得元、在彼供說得元被虜過河東安揷瀋陽城居住得元思鄉逃過河西先在瀋陽、五月內聽聞西夷宰賽達子從長勇堡進入搶、至渾河沿一帶將人畜擄去等因、各報　職、先是喇麻僧土三吉叭嘁及通官朱梅等、每言宰賽必圖報怨、職謂宰賽有子女在彼安

能撒脱據云穿賽一子已逃回有一子二女在奴中賽常言譬如死了止出得一身汗因囑番僧通官令諸部酋長挑其怒以激之今兩報不約而同指爲穿賽事顧穿酋之力未足以攻奴所云占住金台石白羊骨舊寨其言尚未可信也然以夷攻夷之計小試其端而奴之役役以守鎮江南衛則戰之累疏請兵請餉援濟毛文龍者不爲虛著矣凡爲夷情悉應具奏

奏報撫賞錢糧疏　撫賞錢粮

奏報恭報撫賞錢糧事天啟二年十二月內該臣題爲薊東天險可憑亟議綢繆以控要害以固陵京以培恢復根本事奉　聖旨這所奏各欵有裨防守著該部作速議行欽此隨准兵部咨開覆奉　聖旨俱依議欽此隨該部主事晉淑抃解到冏寺馬價銀三萬兩聽臣撫賞三衞屬夷之用又於六月內該臣題爲東事關係天下安危犬虜撫賞金錢難辦將追費劇謀貴僉同懇乞　聖明亟定廟議速發賞金以濟急用事奉　聖旨著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又准兵

部咨爲奉　旨會議事、奉　聖旨西虜旣爲我用賞
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宜、旣會議明白、着
於額外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續發、便行與經督
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差官恭
解餉銀叚疋以資撫賞事、該大學士葉向高等會題
前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爲犄角、具
見爲國籌邊、朕意欣悅、所請撫賞銀准發二十萬兩、
蟒叚等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虜目名數
給散、以爲朝廷欵夷之錫、欽此、隨差兵部主事王登

三領解前來、臣即發廣寧道撫夷僉事萬有孚查收外先據寧前山石二道張應吾等稟稱節年撫賞市貨皆係隔年預買、今已及期、尚缺市本、合先借用買備等因到臣、該臣一面奏請撫賞錢糧、一面行各道查堪委官員以憑委買去後、隨據兩道呈委管糧同知萬有孚理刑同知李增委官騐存借等、借動臣軍需并閑庫各項錢粮買辦貨物外、除將解到帑銀、各照數補還訖其見在銀兩、臣等酌量緩急、委官買辦去後該臣案查據先任遼東管粮同知今陞廣寧僉

乖萬有孚呈蒙臣憲牌為稽查撫賞事內稱會同遊
東正安堡副總兵王牧民、大康堡遊擊朱梅等、查稱
西虜插漢夷酋虎墩兔憨等八大營哈喇漢夷酋粆
㮭巴領等五大營、一年春秋二季各該銀十萬兩、天
啟元年未領秋季賞銀十萬兩、共三十萬兩閱科賞
北關後裔虎墩兔等妻中根兒等銀四千兩、視師樞
臣張鶴鳴疏請坐口月犒銀六萬五千兩原任遼撫
王化貞懸賞虎酋助兵銀十萬兩、臣議進兵懸賞哈
喇慎營十萬兩、後廣寧後防守廣寧寧前夷兵二萬

名歲犒銀三十六萬兩往來講讐齎裝喫食銀十萬兩合之共銀一百二萬九千兩以上各項銀兩先後緩急頭緒多端疏中不能盡載臣另具揭開送閣部九卿科道衙門外該兵部據揭覆議咨行到臣在卷今照天啟二年兩防竣役臣牌行撫夷僉事萬有孚將撫賞用過錢粮備細查明開報據該道臣呈稱自二月起至六月終止賞過哈喇慎朶顏衛罕孛羅勢狹量大煖太等共用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已經陞任經臣王在晉奏報外自七月起至十二月終

止賞過揷漢虎撒兎抽拱等酋哈喇愼自彥等酋共銀六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兩四錢六分六釐通計一歲用過銀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四兩四錢六分六釐內額賞銀四萬九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有奇齊畟喫食銀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八兩六錢有竒坐口夷人米布月犒銀八千九十一兩有竒原議者如彼其多而實用者若是其少則以揷漢入大營哈喇漢五大營三季額賞其銀三十萬兩內哈喇漢尚未叩關必待其欵而後用之未欵則否視師之月犒六萬五

捴計一歲少而費

千兩必待坐門夷人俱至而後用之不至則否進兵（賞者若果能恢遼彊減逆奴又何惜此區區也今）懸賞銀二十萬兩必待進兵斬獲逆奴恢復舊疆而（論前以為引南關至今撫賞久矣今若復請須補）後用之不進則否夷兵每歲月犒銀三十六萬兩必（遼餉年以欠盡因力所辦不知王司馬所行之百）待取復廣寧防守地方而後用之未復則否又如虎（餘萬者恢遼彊減逆奴也今有其事乎抑謝款）墩兎廣寧背約應領季賞者三而臣等勸其二閱科（之後新夷人數萬如昔日可以慨論乎）之賞亦并勸之未與計今所用者僅七萬六千有奇臣原請百萬有奇者預擬應用之欵而七萬有奇者核據撫用之費臣之酌量查核審之又審期有一項金錢必欲濟一項實用非敢漫然無據而妄列欵目

以滋虛糜也者。至於不能盡用其歘目。亦非臣條列之初心矣。若齎畀歟食十萬兩。則以九邊大部名王環列薊遼宣三鎮邊外者十之六七。如以朶顏三十六營桀黠難馭。而其巢穴。更近郊關。逆奴方以重賄婚媾。誘結諸虜。今也旣欲攜東虜之交。又欲借西虜之力。問餽招徠。往復講讋。用牒行間機非一端。强梗者不得不啗之以箱其口。恭順者不得不優之以勸其來。援舊乞新。夷欲難厭。朝三暮四。操縱隨機。皆藉賞以爲條縱。費宜從寬。必不可省者也。其停勤虎酋

二季額賞并關科之賞屈於一時之讋服雖未敢信
信而爭恐犬羊之性終未肯忘情旣投之骨又在臨
時講處何如大都撫夷一事難從漢法斟酌秤停如
飼虎如養鷹時其喜怒拘其饑飽游環而善用之不
可拂其情亦不可滿其欲未宜執一歲之例較以爲
常者也前發帑金二十四萬兩外兌出附餘銀四百
九十六兩二錢并冏寺銀三萬兩以上三項共計銀
二十三萬四百九十六兩二錢除用過七萬六千四
百八十四兩四錢有奇內補還先借銀兩買備市貨

巳貯在庫并行委官見買者共該銀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五兩六錢見在銀三萬四百九十六兩二錢以備各夷願領折色貨物之用原發到內庫蟒段等八百疋除賞過六十二疋其餘七百三十八疋見貯撫夷通判庫聽候天啟三年支用不足者容臣具疏請發今將用過錢糧查明奏報以備稽查再照款事一年告成關外春防亦且將竣西虜放離犬之役東夷無突豕之虞烽火不驚軍民安堵不可謂非用款之一徵也所有在事效勞文武諸臣臣業已題敘奉

有明旨，伏乞我皇上並敕該部查照原題，速為議覆施行。

遵旨撫處屬夷報竣事　撫處屬夷

臣惟中國之馭夷狄也，惟惠與威。非惠無以堅其向慕之心，非威無以折其獷悍之氣。時威時惠，一張一弛，長駕遠馭之術也。朗素為我屬夷，果其率衆入邊，殺我守將，其罪何可勝誅。雖陳師鞠旅，大張撻伐，戮鯨鯢而築京觀，詎曰不宜。但榆關一線，所關最大，瘡痍已極，如身符破屋，漏舟中，一着少誤，立見傾危。臣

謂山海非內外華夷之限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關也。河西淪陷之後潰兵逃民號呼晝夜山鳴海沸不忍見聞西虜罕孛羅勢擁鐵騎二萬餘壓境而陣自關以西洶洶皇皇都門晝閉良賤易服士民商賈傍裝南還者絡繹於道此乾坤何等時也臣身在危關生死呼吸不可復支矣急遣都司閻守信通官王擒胡持諭帖宣布 朝廷威德又遣游擊張定番僧王喇麻從邊外假為使於虎墩兎而遇諸途者從旁勸誘。仰藉我 皇上龍靈首罕閼諭感泣懷我好音自

獠夷帳三百頂傳令爲夷獠夷帳一千頂來守關門而後關門之闔者始開賣柴賣米互相貿易胡越一家掾撫夷各官冊報諸夷爲我運送過大小銃砲一百七十七位紅黃銅鉛十萬一千二百觔救送難民男婦八千四百七十七名口挨送馬贏牛驢四百二十二匹頭隻我之出哨遊騎始及中前漸而進于前屯又漸而進於寧遠廣寧而關外城堡雉堞連雲準鴻安堵耕穫盈野橐裝載途送使關外二百餘里之河山還我 祖宗版圖之舊原其始文吏誰紓一籌

武弁誰發一矢不有諸夷擭閫領哨吾兵何能夾向一步兩年以來塵靖烽消不可謂非僞夷力也律以入讓之法其功豈可盡沒王協輕裘緩帶率闔出邊省撫云陵自古人之鑑已蹈饒虎之戒賊來不過十數騎耳丁衆百餘望塵自斗勇敢當不至失律可以滿吾志氣乃故狀何患但任事所以難也而奔擁遂墮馬覆扶復墮竟死虜手實其自貽伊戚諸夷之詞曰邊外年成不收偷地是賊虎嗽兇惡之賞被哈喇漢部夷劫去我家來常大之賞被昆都崙兩中之有益邊中國之有益也歹成部夷搶去既到邊外那知將官雖未必其言之盡信據閫外之流傳其說似不虛臣惟中國之法殺

人者有抵而無罰北虜之法殺人者有罰而無抵今則酋綁獻負夷又送進馬牛羊二百九十七匹頭隻既抵且罰漢法我索已兩盡矣若更持之太過苛責無已勢極中變竊恐入笠之豚終成出柙之虎踰閑也十餘萬之師糜數百萬之餉豈其專為此幺麽小醜乎封豕長蛇尚爾眈眈何可一日忘備古人見小敵怯豈果怯於小乎養其全力以待大敵之卒臨也則酋初志止欲挾加新賞犬羊常態罔可無間被緣守將被殺不得不一追求今法令既行國體常尊缺

荷仍舊大事尚可圖也既經該道酌議前來每歲加餉九百五十兩必俟次年春防無虞方准給與其首賞表裏應聽禮部查明果無他釁亦至次年每歲加一表裏至足四表裏原數而止臣本從宜撫處無失事機之命早夜兢兢惟恐越軼於事機之外衛之文告既不吝賞以挑其心亦不遽賞以驕其志仍令照舊坐門出明我無招撫徵調之繁費有偵探勞跡之實用其於輿情似為允協臣不揣衰憊輒效一力擔承盖社稷封疆安危利害所關者匪細臣不敢草草

完聚寔責於目前也伏乞敕下廷臣再加詳議更畫
我皇上俯賜宸斷施行除將抵命負夾伯彥兒太
行該鎮路押解出關聽樞輔梟示以肅諸夷其斷贖
馬匹牛羊等物責令各夷從遼東中後所送進查收
至於應敘撫夷各官容臣遵奉　明旨另疏分別敘
錄伏乞敕下該部速為議覆施行

條議欵虜疏　條議欵虜

奏為老臣去國有日報國無時及國有心謀國無計
輙敢不避瞽議罄瀝赤衷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

決安攘大計事臣聞禦虜之道戰守欵三策盡之矣。其目有三非截然岐而用之也國家當累北之後物力旣竭決勝之策當以守而寓戰大敵臨前强隣接壤遠以攜逆奴之交而散其黨近以結諸虜之好而籍其聲當以欵而寓守能守能戰策之上也漢和言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若虜之不爲我用也人人能知之矣欵虜之不足恃也人人能言之矣省撫虜之費以養兵謝媚虜之名以自振言者色動聽者神悚。豈不甚快顧矯言腴聽可矣要以今日危彊下手實

著。臣未敢以為然。自王楹之死也、談者遂以歆為射的、幾於廢格而不用、臣請據逆奴之始諜考先朝之已事。參驗於目前之利害、而知歆之一說斷乎其不可廢也。臣聞逆奴之初舉事也、與降虜哈喇漢宰賽昂扛諸酋、結為婚媾。賄以金帛、歃血定盟、所掠財物人畜、瓜分無吝。北結插漢好兒趂西速哈喇慎朶顏順義王與兒都司永邵卜火落赤諸酋、厚橐金珠、以女妻小歹青之長子都令、去春抽扣兒因中前所殺其壻與甥、怨曰奴酋許我女與我金銀、我不從奴酋

而從天朝。願效忠順。庶其撫我也。顧殺其使乎。夫逆奴無虜不賄。無賄不重。夷狄之跡。偏於靑塞之王庭。彼豈不知金珠子女之足愛乎。所費者小而所圖者大也。夫我之謀逆奴也。猶逆奴之謀我也。其賄諸虜也。欲以分我之勢也。我之欵諸虜也。亦欲以分奴之勢也。有如不欵。是奴勢已强。又分而益之。我勢已弱。又拒而攜之。强者益强。弱者益弱。禍未弭於東。而釁又啟於西矣。遼。九塞之一也。建州之於諸虜。著面之黑子也。一建州尚苦不支。而又驅諸鎮之虜。合爲一

隂廢之欵非貪利用其近以攻其遠以害也

建州也可乎。臣聞之奕者。海外有國手。世莫與敵。客有請對局者。覘其子之所投而步趨之。善奕者竟不能勝。無他。因之也。胡不因逆奴之謀我者還而覘之以謀逆奴則欵不欵之利害較然矣。西虜之欵自

穆宗皇祖始。嘉隆間俺酋跳梁塞上。無歲不若。虜烽火達於甘泉。迨孽孫把漢那吉內附。 穆皇帝詔還之。而欵事始定。夫俺答歲歲侵掠。我之讐也。而不記其讐。還其愛孫。我之德也。而不有其德。封之名王。厚其縱遣酋之子姓妻妾。寵以封號。常其時。海內殷富。

士馬飽騰兵力非不足也閣部督臣如新鄭如江陵如蒲州皆一時喆輔偉人力擔而任欵非怯而畏虜者也自宣雲薊遼以及秦晉九塞間無處不欵虜金繒之費甚不貲也欵事創始朝紳駭愕爭言不可者章滿公車 皇祖天包地容慨然獨斷誠謂我無所費虜何肯欵虜不欵而所費者愈多矣迄今六十年來塞上士民父老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無警於中國 皇祖之明賜也今闕門之糧餉歲費三百餘萬以三百餘萬之費養戰士專力以

人事如此

何今之辭虜人之見

防東夷。獨何愛於二十萬之費。不以撫西虜。而乘暇以修戰守乎。臣聞造父習御於泰豆氏也。計步置木循而趨之。無跌失也。而後二十四蹄險夷若一。無他。因之也。胡不因　祖宗已試之途轍。循而撫西虜。則款與不款之利害。又較然矣。夫衆人皆言戰。而臣獨言款。衆人皆言款之費。而臣獨言款之必不可不費。竊謂款雖費也。而亦未嘗不省。何也。我欲戰不得不借款以修戰。我欲守。不得不借款以固守。未可戰而矯言戰。不可不款而諱言款。今日之兵將。果足恃乎。

虜未欵時。獸喜嶺跬步間耳。已化為豺虎之場矣。今関東二百里間，肩摩踵接，商民載途。非仰仗 皇上威靈，請酋奉約惟謹。而斬得之於戰，斬得之於守。臣恐其未能也。況金繒二十餘萬。非臣創始，遼之舊例也。其飽豺狼之腹也，非一日也。扻而奪之，虜能甘心乎。夫逆奴之患遠，而西虜之患近。逆奴之勢孤，而西虜之勢合。奴之來也，界隔河山，僅出一途，尚可借西詎慮奴竟西收諸部，誠入城而入薊昌，越薊昌而攻宣雲乎虜為我屏蔽，而西虜則自昌達薊，自薊達遼，無途不可入。而恣其蹂躪者也。我之備奴也，歲惟兩防，而虜

之來也。一濠之外。便是大漠。朝發朝及。夕發夕及。飄忽震蕩。若風雨之驟至。無處不當防。徵以目前之事。朔素小醜也。一撤坐門。姑匿瓜飲。輒以嘗我。而士馬之奔馳。封疆之震撼。行間之疑貳。道路之訛傳。廟堂之紛嚚。數月以來。惶惶洶洶未已也。脫也大虜一動。烽煙四起。中外騷騷。宇宙間未知成何景象。臣之所大慮也。說者曰嘉靖中不禦虜乎。彼一時也。法行令肅。將勇兵强。我以全力當虜。而今也不然矣。昔之虜志在搶掠。巫蒙而來。蒙飽而去。而今也又不然矣。昔

之虜各安故巢不相往來旋入旋出無所倚借而今也又不然矣我不受欵虜必颺去且有收之者是故今日之所最急者在收西虜而今日之所以制東夷者在用西虜西虜之足一搖而漢夷之勝負分矣何也西虜之衆逆奴誘而得之必且爲奴用彼將以順義襖大承火諸部掣吾之肘於西以撓漢哈喇慎衆顏三十六家諸部扼吾之吭于北自率建州之衆與哈喇漢好兒趷江夷諸部彎弓鳴鏑飲馬南海直鬪榆關襟肘方圓寧可及乎我欵而撫之必且爲我用

（旁注：亦不繫西虜何也矣）

以我關上之兵直走三岔衝其腹於前海上之兵擣甲而趨犄之於其左諸虜之兵鳴鏑而應角之於其右海外毛文龍之衆時出銳兵以擾於老寨之南逆奴四面受兵應接不暇又何暇於耕收是坐困立銷消之策陳以此之術也假令諸虜不肯盡力以爲我用而我亦可用其虛聲以示聲援此臣所謂借款以修吾戰者也諸虜與奴之交既攜則奴必不敢遠涉西牧以乘我而諸虜羈縻於吾條縱之中必不敢藐我戎索以撓我嚴其簡練明其烽堠稯穎狎於壠畝斧斤尋於山林

此臣所謂借欵以固吾守者也。關門戰守之兵，計以三萬。關外分布，計以五萬。一切雜流，計以一萬。而班兵不與焉。以之進戰，以之退守，亦自足用。其諸無用之冗員冗兵，盡行裁革。通州惟實其舊伍，而以京營之兵三千出防佐之。天津新兵亦酌量裁之。冗費既裁，歲可省數十萬金。帑藏不虛匱乏之。士馬不若枵腹而大司農攢眉蹙額之狀，幾可少舒。此臣所謂裁廣雖費，而亦未嘗不省者也。臣竊謂以裁之費計欵，則我亦何貴於欵。以欵之利計欵，則我何可以無欵。以

不款之害計款虜欲款我固當款虜不欲款我亦不可以不款遼氛未定我固不能不款即一舉而殲逆奴諸叛將復兩河而定三韓我亦終不可以廢款雖時有侵掠張虛聲以懾之申戒索以繩之而款終不可廢也無論先朝之恬熙八鎮之靖謐皆用款即遼東一鎮全勝之時剪王杲識速八亥威震殊俗猶然用款先年遼之叅將王維貞遊擊金尚禮副將解生備禦熊鑰叅將郭有中相繼淪沒於款虜之手而款終未肯廢也往姑無論近年延鎮套虜潰邊深入數

百里。直犯延安。寇亦未嘗不歸於款。豈其甚怯懦
利擇其重。害擇其輕。提衡而酌之以權。不以戰而廢
款也。自隆萬迄今。無歲不款。入鎮之處。無地不款。矧
令三韓割裂。靡有子遺。社稷安危。介在呼吸。獨可廢
款乎。我款諸虜。則可以壯東鄙之藩籬。我不款諸虜。
則益以闢西來之蹊徑。款之一著。我與奴爭而用之。
者也。彼其結婚以愚諸虜也。假令借其兵力。而仍存
其種落。併其單弱。而厚結其大部。大羊嗜利。東西易
蓋有此一著其妙遂人不得故未能用。
向未可知也。顧逆奴心深而局淺。能為謀而不能善

用其誅嬌南北關則滅南北關嬌宰賽則虜宰賽嬌毋打則殺毋扛嬌灰堂兀喇十部則殺灰堂兀喇十部。賄虎墩兎則侮虎墩兎叢雀淵魚實爲我敺是以（言今西方之服於奴兒其猶耳）挿漢哈喇愼朶顏三十六家相率而盡款於我合哈喇漢五大營又叩關矣是豈人力良由天心默佑陰奪逆奴之鑑狐兎相殘自斬其逆萌之根蒂耳我之款諸虜也不獨順諸虜之心實仰承上天助順之心也樞輔每見臣輙曰今日之款邊方日用而不知舉朝日用而不知天下日用而不知作是語者不一而

足。無亦真見欵之必不可厤。不啻其口出也乎。昔漢廷諸臣。縉紳之儒爭言和。介胄之士爭言戰。今則反是。武夫怯而甘於和。文吏激而快於戰。臣又嘆江都長沙之唾餘冐言欵。堅言欵。極言其必不可不欵。世且以怯而畏虜者罪臣。而臣非畏虜者也。臣昔備兵上谷。褁甲而談。挺刃相接。竟裁青白諸酋金繒入萬迄今三十餘年。歲以爲例。安免誘史車部衆出邊。臣請於撫臣王世揚。招而還之。倒戈以攻安兎。走之馬肺山下。認罪罰贖而後復其賞。屬夷徠鼎大。今朗素

之季父也誘虎撤腦拱三大酋擁衆十萬寇薊門神宗皇祖敕兵部馬上差官起臣於田間臣聞命扶病趨任遣遊官黃進忠特諭帖宣布　朝廷威德三衛十萬之兵遂解而屬夷之勢以孤臣分兵扼險窺亭者輒殺之逾年衆酋計窮叩關乞款臣罰之銀一萬六千兩駝馬牛羊二千四有奇而後許之款以上數事皆具題奉　旨非空言也臣於用款之時未嘗不戰今用戰之時顧呶呶焉專言款臣惟戰與款原非分途而用戰用款時有後先可戰即戰可款即款

期於制敵。惟其時而已。爲今日計。當視吾之力能戰與不能戰。視吾之勢可戰與不可戰。固不係乎虜之欵與不欵也。衆也將能而勇。士銳而奮。甲馬器仗堅强而鋒利。虜卽欵乎。其孰能禁我以戰。脫也將靡而寡算。士渙而無統。甲仗苦窳而不銛利。卽不欵乎。吾其何恃而戰。鄉降有關者以一人敵一人。勝負未可知也。令比閭之衆而擁護一人。揶揄一人。不待控拳戟手而勝負之機決矣。若曰必自一服敵人。而後可麾其比閭。捽背而去。猶之獨坐窮山而御虎狼者也

必無幸矣今天下無人不欲禦敵無言不欲罷款無事不欲中款臣雖老病昏憒豈其不知身名之足惜哉臣職任封疆寄身於生死利害之場不敢以封疆爲孤注精神意念無時不輪軫於偷閑之外援酌今昔之時勢參驗彼己之情形一戰威奴豈不甚願以力以勢旣所不能舍款而外無應急之着矣臣固毅然任款蓋欲借款以修戰非恃款而忘戰也雖舌敝筆鋒時厪白簡而臣斷不少移易其初志恭上念社稷之安危下思封疆之利害所關甚鉅而臣一人之

身名無足惜也今危邊之欵稍有次序矣建虜消萌礪兵秣馬迅掃黃龍之窟蕭清鴨綠之波恢復 祖宗二百餘年以來之版圖樞輔必有成算去國之臣無庸越俎而談者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罕孛羅勢之入寇也臣以欵收之揮漢虎腦諸大酋之尋盟也臣以欵縻之哈喇漢炒煖宰賽之構於逆奴也臣以欵挑而攜之朗素之欲寒盟不貢而去也臣以欵責而來之譬之養虎賦狙因所欲以誘其性而已舍欵不用猶如蹄齧之馬絕銜斷轡尚可馳之驟之

為我用乎。臣去矣。後來撫虜者。果肯循其途轍。諸夷自可恬於豢養。不然而必欲苛責而已。烏窮則啄。獸窮則攫。終亦必僨全局。逆奴非我屬夷乎。馭之不得其道。今日責地界。明日爭木材。十餘年間相尋無已（皆是邊臣貪小利忽大計弱則凌之強則之所以釀禍）積怨深怨。一發燎原。竟致士馬傷敗。將藏匿之竊據三韓。毒流四海。延及蜀黔。以迄鄒魯徐梁趙魏秦晉。曾無寧宇。原其禍胎。皆逆奴為之祟也。遂使宸極焦勞。閭閻愁苦。國家六七年間。受無窮之實禍。殷鑑固不遠矣。徐鴻儒于弘志。非中國之編戶乎。豕良通順

非都門之近郊乎滦河洪花榆關西邾非塞內之肘腋乎其叛逆也其刼掠也豈亦欸塞也乎萑苻潢池盛世不能盡袪戎狄豺狠王者治以不治獨奈何以中國不能自治者而必欲執之治夷狄也班定遠有云蠻夷懷鳥獸心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千古馭夷之明鑑也如曰平平無奇別生枝節以炫一時之觀聽自啟釁端而諉罪於首事之人臣即不敢辭罪如邉事何伏乞
皇上天語丁寧地方之責各在當人之身其敢有

不加意戰欵者乎。臣大臣也。世荷國恩。拮据三年。猶然以賊遺　君父。臣心懼焉。臣老臣也。大馬虛生。無能補於國家之萬一。臣實耻之。臣是以忘其狂瞽。不避訾謗而盡言之。今日不言。竊恐風燭難期。竟無可言之日矣。伏惟我　皇上矜其愚。憐其朴忠。俯賜採聽而容納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宋徵輿轅文參閱

陳學士集

疏　　　陳懿典

籌邊務稿序

國家威德翔洽、四裔咸隸于衆胥、北虜雖倔強、時爲邊患、至　莊皇朝遂請比于外臣、當時持議者豈不

爭言虛中國以寔夷狄長氈裘憑陵之勢消介冑敢戰之心虜日驕而我日弛驕則難制弛則難振一旦突起何以應之此非直攻款之失蓋深憂忘戰之害也乃主議者亦曰或可保十年無事而及時以修戰守我十年生聚十年訓練甲具廩盈即虜倏變不足慮此非獨稱款之利固求預養其戰之力若然則言款非便者不必以罷款爲便要在不因款而忘戰言款便者非必以廢款爲不便要在乘款而備戰總之爲封疆求可久之策而已貢市之開山右與雲中上

谷並肩其事。大虜雖住牧雲中。而羈縻去偏雁三關一望非遙。板升之衆。皆中國逋逃築室耕樹。互市時與虜雜而入市。窺我之虛寔動靜。日夜教虜以無厭之求。索無端之賄。要挾邊吏。若不深惟遠計。一切徇之。苟幸目前無事。欵市畢。秋防竣。即緩帶而嬉。不問兵食之登耗。不察險阨之夌夷。雖有軍府之申飭。閱視之殷最。目爲故常。以空文塞白。如是則虜必輕我而生戎心我不得不媚虜而增撫賞撫賞日增不得言欵者未嘗不曰欵備而其實事必至于此此欵不朘削于軍興而濶畧于備禦邊事安得不壞而欵

之所以不易也

何可久也趙大夫之治兵嵩嵐蓋自太原守高第遷領邊道大夫守太原民事之外即留心邊事習知山右沿邊形勝與諸虜情形迨分憲臨戎益求所謂保塞安邊計念偏老與大虜僅一墻之隔套虜止一水之隔固不敢浪言戰而破欵亦不可怯言戰而恃欵欲欵之固必在我有可以守可以戰之具而後虜不

神廟之初欵事益堅者亦以撫督大將皆能犁庭

敢輕我而後故額之外無所要挾而不增如此而欵乃可以久而不壞乃首條十二事上之制府中丞制

掃穴之人也

府中丞咸歎服大夫言爲鑿鑿至計次第如大夫言

行之。大夫益自奮發。躬歷諸路相度衡縱。勾稽劉摸。調劑本折。與夫派戍守。易將衛。廣城堡。選智勇之算。先後所上。公移累數萬言。既得請皆銳意力行。不避勞怨。務以洗因循之積習。而修綢繆之寔事。將吏覘大夫拮据苦心。皆鼓舞踴躍以來。稱固圉宣威之意。八年間諸務爛然畢舉。虜歲入貢市。見內地備禦甚嚴。詢譯者告以趙兵使日討軍寔狀。虜咋舌驚用。是故額之外一毫不敢有所加。而大夫又精心提衡。斟酌于其間。歲節省數千金。積至于今。節省且幾十萬

金。輸之幕府。代司農年例。夫歲之弊惟恐虜貪。難厭虜衆。生齒日繁。勢必至于增額外以彌縫之。長此安窮。而大夫乃能節之于額內。而醜虜帖然者。斯不亦居平修備預伐狡謀之明驗哉。嗟夫世豈無閒居發憤而談當世之務者。慷慨論列。務縱其筆之所欲到。而不顧其力之所未及。惟夫身當一面。成敗利鈍。落筆爲功罪之案。一語少不售。人即執券而議其後。而欲言必可行。行必可久。斯亦難矣。然欽貢之策。寔鑑真知用兵之本謀川王司馬堅持之。即王司馬初建議時亦不敢謂驪

縻之術可以畢世而無患止欲思得真心任事者因欵虜而內修備不苟徇虜之所欲乃可久有如趙大夫之心其有當于王司馬乎惟有王司馬而後可以操戎索亦惟有趙大夫而後可以堅虜盟剏謀固難。善守亦不易後之覽者。其毋以公移而忽視云

為西事孔棘敬陳一二方畧疏

竊惟寧夏一鎮、即古朔方之地、背倚賀蘭、黃河環繞、在昔赫連勃勃拓拔魏、皆建都于此、唐宋之季、胡酋李繼遷趙元昊據以抗衡中國、今三邊皆為國家所

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固一大都會所以扼夷夏之衝也邇者叛丁之變不旬日間哱賊父子勾連外虜攻掠城堡則惟其久蓄窮據之謀特以尅滅爲端耳今事將兩月天兵四集魏學曾既已身親督戰又加以葉夢熊朱正色之戮力李昫李如松之奮勇梅國禎之請纓沈思孝之犄角謂宜賊黨寒心天威震疊滅此而後朝食然而京觀未築螳臂尚逞外示卑弱以求救緩師中藏叵測以勾虜伺隙此其情形已見正謂虜馬尚弱未肯長驅諸軍渡河銳氣正

盛稍得延緩旬月之間。倏爾已屆秋防之候。措力免之六枝牽連入犯。勢不得不掣兵以逆堵。諸鎮調合之精銳。各有信地。勢不可以久聚而不歸。軍興繁冗。轉餉艱難。不免內虞費而外虞劫。督撫將領事權相壓。不免功相分而罪相諉。當斯時也。苟在我有一搖動。彼且乘瑕蹈釁。以利啗虜。而以虜恐喝中國。遂將行敬塘獻地之謀。逞元昊自立之志。臣愚料哱賊奸兇計必出此。而圍城中既劫于叛逆之鋒。又激于屠城之旨。未必無華人爲之畫策效死者。今日之方畧。

固無他巧謬。語云兵貴神速。又曰師久則老。惟　陛下亟敕當事諸臣。協心并力。已在軍中者霆擊摧鋒。未到軍前者星馳赴敵。俾通官之有口能智者、陰入虜中。諭以利害。不至為賊聲援。令我得以一意攻賊。別為部署附近偏裨。統率士卒。守諸要害。如花馬池與武營等處。以遮虜騎。勿令游擾。蓋此時虜中草枯馬瘦。不便馳突。而又貪漢物。未測大軍虛實。未必不暫聽約束。于此而次斷。則可以討叛成功。于此而逗遛則或至蔓延生變。為今日之計。惟有疾擊以下而

已。難者或謂大同之變劉源清主攻而卒以救定。不知李富王子實不過鎮卒。其勾虜止求脫死。今寧夏事以劉許爲名。哱賊父子其垂涎南面。非一月矣。此非咫尺之書所能諭也。獨聞鎮城甲士不少。雉堞甚固。必大赦脅從其中或有嚮應者。卽不然不至死心從賊。至于攻城之法。誘敵爲先制敵之左。兵不厭詐。或陽爲敗北以幸其出。如韓信之背水拔趙幟也。或設爲反間以去其傑。如种世衡之計殺野利天都也前時有百戶姚欽等謀內應事泄被殺則知賊有可間也。如是則賊與虜急。未得合首惡與餘黨急當有變且

暮可以成功。不然題覆動經旬月。彼此互相推諉。爲
時卜失兔把花馬池搶掠黄甫
虺不摧。爲蛇奈何。坐待虜騎交馳。首尾失措。國法莫
將戰却故賊失其援
伸。國體大損。九塞生心。三陲震杌。寧可不爲寒心哉。
若夫城破之日。預宜下令。戒其妄殺。除首惡數人家
族外。士卒有入民居者。立斬無赦。而大變之後。尤宜
加意拊循。既推威望大臣一塡鎭之。其大帥以下亦
各就中推擇更置。仍各選家丁之善戰者補其缺伍。
文武吏士悉令久任。仍特請内帑一大賑之。起其瘡
痍。收其流散。庶幾叛虜誅則叛虜亦攝。一鎭安則各

鎮俱安。仁義並行。安攘互用。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擇用邊吏疏

臣惟國家九邊。東起遼左。西盡甘凉。皆與虜爲隣邇。年獨宣大以欵貢。故大虜中懷狡詐。外示馴服。稍得息肩。然頗聞旃裘逼近塞垣。關城全無限制。虜人往來內地。甚至結姻通貨。毫無忌憚。將帥苟幸旦夕。有司慮生事端。一切置之不問。憂方未已。若夫遼左則土蠻日肆。近雖奏捷。傷殤已多。薊鎮則長昂窺伺。石門諸路。屢聞失事。山西方憂套虜之潛謀。陝右更慮

各酋之狂逞今日邊事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臣觀前史若李廣之在上谷郅都之在雁門祭肜靡范之破烏桓欒匈奴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今邊方大郡之守皆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固由當時郡守

列郡分守用其

殺殺選其吏兵專其號令最是良法

權重文武均屬提衡軍門咸歸統轄而亦邊吏得人之明效也今日九邊文吏有各道有府州縣正佐而總統于巡撫武吏有副將有參遊提調守備而總統于大帥文武將吏犬牙相錯指臂相使而總制于督府然則今日之總督卽古連帥節度之任自總副而

在皆稟號令聽調度。御雖文臣。寔大將也。其將領掛印登壇。不過奉令驅馳沖遏堵截。乃偏裨之事。況其他乎。巡撫之任。亞于督府。而事權亦不相遠。司道之官需次節鉞。而軍民皆其所制。邊隅重寄在于此。乃吏部于此諸臣推陞遷轉。與內地一槩循資。而論用者未必相宜。相宜者未必久用。人情傳舍其官。既不肯真心任事。邊事稍得曉暢。又未免轉而之他。此邊吏之當議者一也。至于邊方有司。其于將領有各分守一城一堡者。有軍衛有司。共事一處者。將領之職

重在戰鬬。有司之職。重在封守。然戰鬬所以防內訌若外勦奇零夂置內地于不顧。苟有傷殘。豈得逃責。封守責在保四境。若株守一城。而棄村落于不救。收保不及。焉能無罪。邇年以來將領狡猾虜至不能冲鋒拒堵。每每擁兵觀望。東西閃避。俟虜欲已飽。徐躡其後。斬獲一二零騎老弱。便誇功報捷。而內地俘掠剝殘。則諉之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又袖手高坐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推捱支吾。邊民安得不盡彫殘無遺。而邊事安得不敝壞殆盡也。臣愚以爲

欲求安邊之策。將領固當痛爲懲創。有司亦不可不加意責成。顧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才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大爲招徠。極意諮訪。不能得其人。自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得其力。今詮曹註選邊腹任臆。未嘗另爲推擇。毋論州縣之長。半是暮年科貢。精力强幹者。已若晨星。即巍科年少而文弱柔脆。漫畀邊地。此輩有聞烽股栗。安望其與武臣共爲拮据疆場也。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良爲可歎。及至既任之久。豈無幹局智畧。堪寄扞圉。運籌

折衝可當一面者。而邊情乍習。他轉遽臨。或濶大豪舉文罔少疎隨以三尺繩其後。徒令英雄之士有奇約結未克施展。昔宋臣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不得不盡心以防患。令雖不敢望世其官。亦嘗師其意。使五年十年而後選中間著有勞績。加銜進爵。若咨俸積久。州縣竟擢大府。二千石竟登節鎮。此邊吏之當議者二也。伏乞聖裁。

駁倭議

夫夷狄，譬若禽獸然，馬能蹄，牛能觸，三尺童子，尺箠使之則馭之有道也，此猶其易者也，猛虎巨象，至毒鷙也，至難近也，而服馴服以爲宮闕苑囿之觀，夫亦有術以駕馭之耳，誠得駕馭之術，即其性有時乎不測，而吾術在，固可以制其死命而無虞也，故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馭倭亦若是而已。今之言倭事者，何其紛紛也。外庭衆論曹起而議款之非，而樞府制府又未敢堅任款之是。始欲以貢解，而衆以貢爲疑，則又轉而曰封。今

昔倭之事本封貢以下之執攻貪功遂至敗閉致天之幸然得成師而還然其辱國之罪甚于宗城之自弊矣此文其在封使失事之前乎

業以封爲請而衆又以封爲爭則又改而曰俟其請封之表至在盈庭之議似正而未免多守局隨聲見在當事之心似苦而亦未覩確然要領之籌愚則以爲誠得其要領卽貢亦可許何有封誠未得其要領則封且有害而況于貢何也夫今之交章而爭封貢者大都謂貢則必開市賞大費帑藏金錢又增中國一款虜也何以支貢則必循寧波故道由淮揚入會通窺見內地虛實倘猝起何以禦貢則禦貢則必弛海禁奸民大猾闌出物交通勾引苟有求素卿王

直輩何以防範此貢之不可也又大都謂封則必求貢許之則貽害不許則因之以搆釁封則必遣使被留則多邀而被懾則不免于辱國封則必解嚴守訊則生疑而撤備則將至于大壞此封之不可也此數者豈可不爲之慮哉然而愚皆權之矣虜環邊而九市賞亦環邊而九倭即與市不過修復一市舶況虜利吾鏹而倭饒金所貪漢物繒絮也何大費也寧波之道祖宗朝累行之即琉球諸使豈由他途出苟慮叵測今如虜貢市于邊例宴賞皆從海上行之無

患矣。海禁雖密。然海艘何嘗不往來吾不以虐政驅迫之。誰肯棄妻子。離墳墓者。即一二扞罔盜魁一巡徼吏嚴訊之耳。至于封而不能却其貢也。則貢之害不過如前說也。封而虞一介行李之投于不測也。則士大夫衆矣。豈無張博望蘇屬國其人者。且席中國氣盛倭即兇狡詎敢踏梁陷王偉之轍。不然如洪武永樂間以僃貢以僃使亦一說也。若夫沿海之汛防即襲之秋防。燧偃燧息之日。正加意整頓之時。所視廟謨之注嚮耳。故是數者愚皆以爲不足慮所慮者

獨未得倭所以起事之由與所以求講之意耳此其形情之眞若經畧與本兵果洞然于胸中則雖如趙營平之自任舉朝爭之勿聽可也而何有于呶呶者哉葢封貢一也倭欲以之尊我則我重我欲假之縻倭則我輕倭必欲得之我而不可取必則權在我我欲得之倭而不可取必則權在倭此不可不察也懸閭閻白起徒步奪國于股掌之間兵一出而朝鮮若振槁意其人必高歡元昊之流也其人如高歡元昊夫豈肯以金紫名號爲意又豈肯得一國再克而遽

葉之而我兵之出也平壤之克碧蹄之阨勝負亦相當未嘗一大創之而彼何以今日讓開城明日讓王京也議者因而疑講貢之之使或以重利陰陽于其間夫重利可媾而解此陳豨之將而非高歡元昊之將也而一二口舌之士又烏能憑軾而遂下之也此形情之當察者也據其形情而妄臆之使關白而非高歡元昊也者必不能一出而舉朝鮮能一出而舉朝鮮必非片言微利可動而今旅進旅退若此意者必其國有內變大則大臣人民潛思翊戴故主小則

身病子幼望不及遐以外故欲邀恩 天朝之封冊鎮壓其反側乎否則或山城君尚在或六歲十三道尚未盡傾附號令尚有未行之處故欲藉重封號否則或其人本無大志賺起志滿而士馬累歲物故者衆冲風之末莫穿魯縞不得不借此暫結局乎否則或其將校如行長輩特爲寇劫久駐朝鮮疲而思歸以欵飾其三敗之迹以有辭于秀吉者乎如其形情果出于此則彼且仰鼻息于我我因而擁立之是漢宣之封韓也我因而擁立之是太宗之臣頡利也稍

或不聽約束則馳片檄仍立王氏子孫削其封號彼且內虞其衆而外虞中國不得不勝息而歸命矣此如猛獸已入于檻圈籠絡之中操之縱之其權在我又何難馭之有如此則要領一得即明目張膽訟言封之何辭之與有自非然者身在行間而莫測敵情彼以欵愚我而我以欵自愚以封請而衷不至以貢要而兵不解以封貢為端而精甲隨其後無論他日即朝報可而暮渝盟豈不羞朝廷而損中國之體哉獨奈何輕言欵也